e842360 / April 26, 2011 11:12AM

社運還可再精煉

2011-04-26 中國時報 【晏山農】

談國光，道彰化，是近來最熱門的焦點話題。關於石化政策的大逆轉，有人火速編造主政者英明的聊齋夜語，有人則歌詠公民社會的化育成熟；不過，若檢視最近二十多年的環保運動，想要淬取樂觀奮進的基因，固非難事，但其中雜質不少，所以提煉的功夫恐不得閒。就從一九八六年的「鹿港反杜邦事件」談起吧！

「鹿港反杜邦」的火種絕非從天而降，早在六、七○年代，彰化人已然察覺工廠汙水讓稻田烏有化，廢氣讓彰化沒了新鮮空氣，且衍生不少病變，於是當美國杜邦公司於一九八六年決定在彰濱工業區設置二氧化鈦工廠後，鹿港鎮民在民代、社會團體的串連動員下，或遊行、或陳情，反杜邦的聲勢撼動全國。

鹿港宛如梁山泊，吸引了全國各地的環保人士、學生前往聚義，台大學運成員在組團考察後還匯編為《台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綜合報告書》，它校學生亦從中滋養批判力道與角度。由於反杜邦運動的烽火處處點燃，導致杜邦公司於次年宣布暫停鹿港的投資案，反杜邦運動爾後就成為環保運動的經典教材。

「鹿港反杜邦」的意義在於，它是事前預警而非事後求償，抗爭主體是在地人而非京城群英，且抗爭對象是國際跨國公司，所以其後的環保運動均著眼於在地扎根、全面串連。就緣於環保運動的在地性、自主性夠強，所以這二十多年來儘管也遭反挫、有過低潮，可它就不會寂滅。

曾經，為呼應民間力量的崛起，知識菁英提出了「民間社會」的亮靚說辭，民間/國家機器的攻防忒煞炫目；事後看來，學者張茂桂當時所持的「資源動員理論」（resource mobilization）可能較符合實情。「資源動員理論」講的是，倘若社運的發生可能形成新的政治機會，界定新的權力關係，就會獲得政治局內人的投入，從而產生風潮。對照社運風起雲湧的八○年代中後期，正是蔣經國身體日薄西山時，由於國民黨政權的中樞神經失靈，這才讓社運有機可趁，政治人物得以介入社運，遂行資源分配。

當然，無人能否認這回學生、學者、藝文工作者全心投入反國光議題，不但沒權力動機，所展示的批判武器更是靈活犀利；然而，明眼人皆知政策大轉彎是主政者基於選票的考量，而非正視環保優先，所以「資源動員理論」的說法依舊有效。只是，反國光的一群年輕人和學者，從樂生事件、野草莓運動，到去年的諸多農運、環保抗爭，無役不與，所積累的社運原汁對政治汙毒已有一定的免疫力。如何讓它維新再生，並且彌合不同環保團體人馬間可能有的罅漏，阻絕政治人物取得議題主導權，如此才能進一步談公民社會的化育。

[size=large][/size]